

2013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沙堡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2013年度

沙堡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堡: 短篇小说卷 /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8
(2013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ISBN 978 - 7 - 5014 - 5261 - 3

I. ①沙… II. ①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495 号

沙 堡

全国公安文联 选编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1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61 - 3

定 价: 33.00 元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顾问：祝春林 高洪波

主任：战俊 刘敬怀

副主任：张策 李国强 田军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晓璐 马卫东 王必胜 王志祯 石英

刘元林 孙武臣 李炳银 李朝全 张曙

张景进 杨桂峰 郑伯农 易孟林 胡平

阎晶明 彭国发 雷达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健 孙丽萌 杜东桂 吴海卫 张伯华

陈松生 黄永刚 蒋卫岗 谢育云

出版说明

由全国公安文联选编的“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已经出版了七卷，即《2011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三卷，含中篇小说卷《特殊任务》、短篇小说卷《结案风波》、纪实文学卷《追捕始于新婚之夜》）和《2012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四卷，含中篇小说卷《归案》、短篇小说卷《编外神探》、纪实文学卷《亮剑湄公河》、散文诗歌卷《我的贺年卡》）。这七卷作品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民警的欢迎和喜爱。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落实好公安部关于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中提出的“推出更多

公安题材优秀文化作品，出版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公安文化品牌，推出公安文学精品，发现和扶持公安文学创作人才，满足新时期公安民警对公安文化的新期待、新需求，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更好地满足社会广大读者对优秀公安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全国公安文联和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决定继续编选、出版《2013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2013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入选作品，均为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代表 2013 年度中国公安文学创作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诗歌、散文体裁中的最高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是奉献给广大关心和热爱公安文学的读者的精神大餐。

这是中国公安文坛第三次举办全国性年度公安文学作品精选的征集选编活动。

特别说明：《2013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出版三卷，即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纪实文学卷。入选的 2013 年度长篇小说因篇幅所限以存目形式收录于中篇小说卷内，诗歌、散文将并入《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散文诗歌卷出版。

“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编委会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28 日

目 录

和胡安的 151 天 / 韩梦泽	1
黑白追杀 / 易玉林	46
冰人之谜 / 蓝 玛	78
沙 堡 / 张 蓉	116
凌晨脱逃 / 少 一	143
禁 锢 / 格格蕾	177
做 局 / 孙春平	209
天堂里的脚步声 / 孙红旗	219
有料可挖 / 冶进海	259
职 责 / 吕 铮	288
幸福的恐龙 / 戴雁军	311
神枪传奇 / 岳 勇	345

和胡安的 151 天

韩梦泽

去年九月初的一天，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件一时兴起的事，没想到竟会影响了此后的全部生活。现在，事情似乎已过去，我却仍然活在怀疑里，似梦似幻，悲戚起伏，永无休止。

先说说我。我三十出头，具体是三十二岁还是三十三岁实在很难说，因为降生在除夕夜，有关于属猴还是属鸡的问题，我的父母各执一词，每当提及生辰的事，他们就会爆发激烈的争论，本着似乎尊重当事人的态度拉我入伙，让我感到很受重视的同时又觉得骑在墙上孤立无援，插不上话。有些孩子的投胎带有一定的悬疑性。是的，我就是他俩十个月前合作的一枚定时炸弹，摧毁了他们盼望已久的佳节，我的问世让他们没过好年，在时段的选择上又有点儿含糊，伴随着

新春午夜凝重的钟声和刺耳的鞭炮声，我的哭喊估计连护士都没听清，就像有些显贵人士急匆匆参加剪彩仪式一样，剪完了才打听这是啥活动，很多貌似隆重的序幕却被搞得乌烟瘴气疑窦丛生，生活总是这样。

现在好了，在达成妥协之前他们都先我而逝，农历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一个“80后”独生子想怎么样都行，反正也没人再记得我的生日。眼下，我孤身一人，靠养老金度日。这个养老金是我爸爸的，为了能让我死去的爸爸继续发挥余热，我放弃了谋一份儿差事去做，同时每年聘请隔壁单元的一位神似他的大爷冒充一天，让其生前单位的核查人员轻信他还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苟延残喘。我很担心有朝一日事情会败露，也怕那位颇具表演天赋的大爷突然撒手人寰，这样，我的生活将面临动荡。毕竟，一个职员要是被老板解雇，或许还能拿到一至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安抚，而一个人要是被上帝开除，就啥都没了。总的来说，只要活着，就是一个生命的最大胜利。几年下来，我无意中总结出一句“名言”：如果可以，让一切都晚来一些。

我每天过着同样的日子。每天吃两到四顿饭，遛狗、上网、看书。每周到大众浴池仔细地搓个澡，再享受一次足底按摩。差不多每月有一次赴宴活动，同学结婚、离异、生娃、死爹之类的，我都毫不客气地奔过去大吃大喝，最后被醉醺醺地送回，不过我只让他们送到小区门口，从不让任何人知道准确住所。为此，曾有一个刚离婚的女同学半夜三更来找我，发短信问住哪个楼，还说只是想找人聊聊，我都英明地拒绝了。第一，上学的时候就没对她萌生过一丁点儿的幻想，现在再去培养感觉实在是勉为其难，顶多就是平添几许暧昧的惆怅；第二，上学的时候体育比赛跑接力，我只会跑第一棒。每年，偶尔在我爸爸发年节奖金的时候也会出去旅旅游，距离或远或近，视资金数额而定，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我相对保守，从没坐过飞机，这不只是因为机票较为贵重、机场距离我的目的地也只会徒增遥远，主要是我对交通工具能够腾空而起感到忧虑，试想，一列火车或者大巴忽然这样做到了，后果何其惨烈。既然手头

的资金绝对有限，而我的时间似乎相对无限，如不选择慢悠悠的廉价旅程显然是不明智的。时间多，节奏慢，由此有过几场艳遇，可一点儿都不刻骨铭心。

小区门口始终有个布告栏，上面张贴着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通常是小商贩的广告，告诉这里的居民某某货物运抵本地，质问大家“还等什么？”坏消息则是“本人不慎”之类的根本博不到同情心的倒霉故事。当然，还有一些中性的消息，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正在观看一则中性消息。

这是一个身材绝佳的女人，侧面望去的第一印象就是比我大不少，初步判断她应该是四十五六岁的光景，不过要比多数的同龄人更有风采，就像很多征婚启事中所写：显年轻。

她瞥了我和元宝一眼，继续看一张房屋租赁广告。我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凑上去，假装咳嗽一声才问：请问，您是要租房吗？

她转过身，点头，温和地打量着我和元宝。

我赶紧说：我有房子想出租，不知道您想不想要？

她目光近了一些，想了想说：就在这个小区里吗？能带我先去看看吗？

我说行啊，让它（一指元宝）前面带路吧。她一笑，笑得可亲。

我承认就是一时冲动，这种冲动里到底夹杂了多少其他因素我自己也不清楚。一个漂亮的中年女子，按理说不至于引发什么妄念，可我竟然会冲动到想放弃几年来一直保护得很周到的平静生活。这件事令我至今都在感慨，当初是怎么了？就是因为她那一瞥么？还是因为她的短发、帆布夹克、牛仔裤、缀满流苏的短靴、咖色格子的拉杆箱、平静的眼神、略带凄婉的嘴角么？

后悔么？一点儿不。

2012年9月4日，星期二，多云。

“今天是她来之后的第一天。昨天她对我的房子比较满意，三室两厅两卫让我一个人住确实有点儿浪费。我把里屋带卫生间的卧室分给了她，她说按天付我房租，一天一百。我觉得这个价位很不

错，相当于我老妈的养老金也回来了。昨天下午她出去采购，买了被褥等床上用品，看来是打算长期住下来了，这样才好！”

刚写到这儿，听到她敲门。我说，请进，门没关。她轻轻走进来，笑了一下说，你在忙啊，打扰你了。我赶紧把日记本合上，站起身说：没事没事！你有什么事？

她捏着一张百元钞票对我说：今天的房租啊！

我尴尬地一笑：你看你，我又没催你。

她说：让人催就不好了，昨天也说好了嘛。

我接过钞票，不知道该放进裤兜里还是继续拿在手上才好，嘴里含糊着：那好那好。

她停了一下说：能不能把家门钥匙给我？我出去配一把，以后也方便些。

我一边哦哦着，一边把钞票放到桌子上，找钥匙。

她问：还一直没问你怎么称呼。

我答：我姓韩，叫我小韩就行了。对了，我还在想呢，你干吗一天一交房租啊？一般都是按月的。

她温和地说：我觉得这样好计算，可能以前住旅馆习惯了，再说我也不知道哪天就走了。

我把钥匙从钥匙包里取下来，递给她：不用配了，这把你先用吧，我还有备用的。对了，也忘了问你怎么称呼？

她说，你等一下。径自转身出去了，片刻返回，递给我一张身份证。我迅速扫了两眼，就礼貌地还给了她，同时说了一句算是恭维的话：很少见到有谁身份证上是微笑的照片啊！

胡安，一个平凡却不平淡的名字，如今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在这里不便说出她来自的那个西南小城的名字。

2012年9月5日，星期三，多云。

“胡安昨天外出了一天，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也不好多问。反

正天黑了才回来，回来之后就关门睡觉了，想过去打个招呼都没机会，算了，毕竟人家是交钱的房客啊！今天元宝似乎很郁闷，走到胡安的房门外哼哼了几声，也没遭到接见，就溜达到沙发上睡觉去了。我猜，胡安可能不喜欢宠物。

补充：中午遛狗归来，发现胡安又出去了，餐桌上放了房租，呵呵。”

现在想来，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实在不想浪费这段最初相识的光阴，一个灵魂接纳另一个灵魂的过程总是显得拖沓，从陌生到熟悉通常需要时间和事件的辅助，而这个通常也算是一种人类的无可奈何的习惯，这习惯总是繁文缛节的。

2012年9月6日，星期四，阴。

“昨天胡安很晚才回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这女人大半夜地去了哪儿？疑惑之中……又不便打听。今天一早她外出买了早点回来，请我吃了，还和元宝玩了一会儿。我猜她这是想将功补过，可是她对昨晚半夜才归未作任何客套的解释。”

傍晚遛狗的时候，碰上了隔壁单元的大爷，他也在遛狗。他的狗名唤墨菲，和元宝一样也是一只流浪犬。大爷刚收养它不久，很多养狗事宜都来找我咨询。其实我也不懂，当初收留元宝就是一时兴起的决定，不过我会上网啊，百度一搜，早晨发布的问题中午就有人解答，是网络让我成为邻居大爷的良师益友。不过，今天他的问题有些暧昧，让我怀疑这个老嫖夫的好奇心过于强烈了。

他眯缝着眼睛问：你知道狗在什么时候发情吗？

我一怔：应该是在春天吧。

大爷摇头：秋天也会的！

我问：你担心你家墨菲要闹了？

大爷目光深远地望着我说：墨菲目前倒是没啥反应，你家来的那个女的是谁？

我有点儿意外，只好如实答复：我把一间屋子出租了，闲着也是闲着嘛！

大爷点头：嗯，闲着也是闲着。

我扯住正在和墨菲纠缠的元宝打算回去，却又听到大爷喃喃自语，你爸那些工资还不够你花的？鉴于他话里有话，我当机立断要解释个明白，如果就这样落荒而逃的话，他不定得猜测成什么呢。于是我丁字步站稳，正色道：我在网上贴了出租房屋的消息，她就来租房了。比我大十来岁呢，一个外地来的中年妇女我能怎么着？就是收房租就完了其他的事我也不管不问！

大爷附和着我的话连连点头，好像理解了，目光深邃且充满笑意。

作为回敬，我说：您老是一个人过也不好啊，也该考虑考虑了，听说这也叫守寡容易变态啊！

大爷目光迅速暗淡下去，幽幽地说：我没事，我惯了，我有儿女啊。

哦？我怎么没见过你的儿女来看过你啊？

来过，来过，墨菲——走！

2012年9月8日，星期六，小雨。

“胡安的到来，让我的生活增加了一些内容，但非常有限。今天下雨了，没见大爷出来遛狗，不知道那天对他说的话是否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令其情绪波动，哈哈！”

胡安没有外出，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无声无息。我几次有意经过她的房门，释放出一些窸窣的动静，但终是无功而返。我慨叹，多了这么个房客之后，除了每天增加一百元收入外，似乎又凭空增加了一扇门。

晚饭前我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手里少了一把伞多了一只烧鸡，我都忘了那把伞是怎么没的还有这只死去的鸡身价几何，以及它是到了我的手中，反正提回来就是。因为多了这只

鸡，我就有了搭讪的借口。

胡安在房间里说：谢谢！我一会儿就来。

晚餐一点儿也不丰盛，鸡是主料，此外就是一盘蔬菜沙拉，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寒酸，我搜出一包五香花生倒在碟子里，规矩地摆在餐桌上。这个时候，胡安就走了出来。她上身披件栗色毛衣，里面是暗花的绒布衬衫，端坐在我面前微微一笑。

我说：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本地的烧鸡还算是有名的，随便尝尝吧！

胡安说，看起来应该挺好吃的。说完，夹了一片蔬菜细细咀嚼。

我这才意识到烧鸡的完整性令对方无从下手，就手忙脚乱地用筷子和叉子把它大卸八块，一边歉疚地说：不好意思啊，拆得太难看了，乱七八糟的。

胡安笑笑：就该这么吃。

我问：你不想喝一杯吗？我这里有啤酒。

胡安咬着块鸡肉连连摆手，过了一会儿才说：改日吧，今天有点儿冷。

我说：那好，等哪天你有情绪了一起喝一杯。

胡安点头：好的，我很少喝酒，不过也能来点儿白的。

我大喜，连连吃花生。

胡安又说：这鸡的味道确实不错，要多少钱一只呢？是附近买的吗？

我答：就在附近菜市场买的，我也忘了多少钱一只了，这是真的。

胡安露出姐姐般的微笑：你们男人都这样，我估计你也不会讨价还价吧？

我摇头：我倒是还价了，可是卖鸡的大嫂说了一句话把我雷翻了。

胡安扬起眉毛。

我笑：她说，俺们这些做鸡的也不容易啊！

胡安反应过来，差点喷了，赶紧捂嘴。看着我哈哈大笑，她也幽默了一把，说道：那下次你去买烤鸭的时候别找男掌柜啊！

我继续说：为了买这只鸡，我还把雨伞丢了，去的时候举把伞回的时候拎只鸡，所以说这只鸡的身价不低啊！

胡安郑重道：依我看，这只鸡就是雨伞变的。

我也严肃起来说：很可能，下次我穿双雨靴过去，看看能换来什么。

我已经好久没这么笑过了。胡安说，她也很久没这么开心地吃过饭了。

此刻，我独自坐在餐桌旁，回想了一段往事。胡安生前坐的那把椅子还在，只是寂静无声，就像她从来没有坐过，又像她刚刚起身离开了片刻。

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雨。

“秋雨连绵，持续的降雨让我百无聊赖，缩在家里发呆，书也翻不下去了，心中涌起一股悲天悯人的感伤情怀，大姨妈都来了，更年期还会远吗？遥想十一年前的‘9·11’事件，似乎也是个星期二，灾难、悲剧、离别，总是充斥在人类社会生活里，随着时间或者地域的距离渐行渐远，但哭声和叹息似乎就在我耳边盘旋，呜呼！”

合上日记本，我长叹一声。元宝见我情绪如此低落，便跑来慰问，我对它说：一边儿去！

这时候有人敲门，跑去开了，竟然是邻居大爷立在我家门口。他头发漆黑无比色泽凝重，显然刚焗过；他下巴光滑如玉像个太监，显然刚刮过；他一身休闲西装压痕清晰，显然是刚买的；他一脸善意的笑容，让我不得不闪身请他进来。如实说，除了每年一度的“健在核查”，他会被我力邀而至，其他时间一次都没来过我家。

大爷主动换了拖鞋，爽朗地说：兄弟！在家猫着哪？

我哼哼着，不明来意。

他往客厅走，眼睛四处扫着，同时说：兄弟！怎么也不到我家串门了啊！喝喝酒聊聊天嘛，毕竟都是邻居，多走动走动才好啊！

我很不适应他一口一个兄弟地叫我，不过也大约懂了他的目的。

偏巧胡安去厨房，见来了客人就招呼了一下。结果这一招呼，惹来了日后一连串的麻烦。

大爷奔过去，对胡安说：你是他表姐吧？

胡安笑笑不置可否。

大爷继续进逼：那你可得好好管管你这兄弟了，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的，年纪轻轻天天在家吃老本怎么行？不像我，我还经常去外面做会计顾问呢。

我有点儿恼，这不是引狼入室么，这老家伙居心叵测。

胡安问我：这位是？

我连忙说：这是我隔壁单元的大爷，大爷您怎么称呼来着？我还一直忘了问呢。

大爷不满道：兄弟！你瞧你这记性，我姓王你都忘了！

胡安客气地说：王大爷，您喝杯水吗？

老王摆手：叫大爷是他拿我开玩笑的，我哪儿那么老啊，比你大不了几岁的啊！

胡安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捧起来慢慢喝着。

老王快人快语：妹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你像个舞蹈老师！

胡安睁大了眼：你猜对了一半！

老王得意地晃晃脖子，马一样回过上身看着我说：我年轻的时候第一个对象就是跳舞的。

我笑呵呵地说：但是人家没跟你，对吧？

老王满不在乎地继续对胡安说：你为啥说我只猜对了一半？

胡安解释：是跳过舞，但没当老师，水平不够。

老王点点头：不当老师也好，现在叫老师都是骂人的话，你谦

虚！我一听你口音就知道你是西南地区的人，就不用我具体指明了吧？

胡安瞅了我一眼：您真是见多识广。

老王激动地呱呱叫：哎！我以前是当会计的，注册会计师！去过的地方也真是不少了，大半个中国吧。

胡安随口问：您现在退休了？

老王不甘心道：嗯！不是因为年龄，更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主要是我觉得太累了，现在是网络社会信息时代，新技术还是留给那些毛头小伙子去整吧，我呢，目前就是搞搞户外休闲活动，驴友远足啥的，人嘛，不能总让自己绷得太紧。

我差点儿喷出来，这个王大爷太离谱了，天知道他为了今天登门造访准备了多少台词，抑或他年轻时代就挺能和异性搭讪的，只是深藏不露罢了，如今居然瞄上了胡安，这不是癞蛤蟆想吃某种肉嘛！

胡安微笑起来：您还挺时尚的呀！

老王谈笑风生：时尚不敢说，反正心境还是不错的，其实我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但是我也不拒绝新鲜事物，人嘛，不能太落伍，既然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活在当下，不要把自己丢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嘛！

胡安问：您会跳舞吗？

老王龇牙：唉，说来惭愧，一直没机会学，也是以前工作太忙顾不上。不过，你要是乐意教我，我肯定报名！

胡安颇为认真地说：我可以教您啊。

我不争气地说：王大爷，该回家吃饭了吧？

老王甩我一眼说：我就一个人，不在乎早晚！

胡安好奇地问：怎么，您就一个人生活？您夫人呢？

老王伪装成哀伤的模样，咧着嘴讲：走了好几年了，一直就这么过着，也碰到过条件差不多的，但是我看不上，别人还说我眼高呢，其实是没找到那种感觉，没感觉的感情我是不会接受的，宁缺毋滥。